





受祐堂集目錄

長樂郡  
振鐸西  
諸君

析城張泰交



卷之二

為邑

上

到任告城隍神  
離任辭城隍神

清理新墾抵荒詳文

清理開墾荒地詳文

清理學田租稅詳文

議軍民照丁輪役詳文

議買兵米詳文

議裱補匠值役詳文

議浪穹堡夫帮差詳文

議減迎春社夥詳文



議關外公館供具詳文  
請減守道衙門皂役詳文

請褫僧官詳文  
請飭七府分辦永昌道公務詳文

請永昌道提追公務詳文  
請飭十三學供應學道考場詳文

請賣倉米濟饑詳文  
再請賣倉米賑饑詳文

備救火器具詳文  
米歸縣倉收放詳文

除編審陋弊詳文  
覆府開鑿天生橋詳文

覆司委勘水災詳文  
審覆道批昆明縣王正當僕詳文

審覆府批王登榜爭妻詞  
審覆道批張以仁爭屋詞

審覆府批幕役詞  
審覆府批雲龍州竈戶控少工本詞

審覆府批王任賢控賠公本詞  
審覆府批徐承祿爭碓詞

審覆府批閔氏首子詞  
審覆府批王仕伯債折詞

審覆府批潘卜生拐逃詞  
審覆府批萬宥贖地詞

審覆蒙化府批通達失馬詞  
審覆道批徐三春占房詞

審覆學道批李氏贅婿詞  
審覆府批董博魁控姪詞



受祜堂集卷之二 為邑上

公賦代命於官一公兩關限只析城張泰交洎谷

到任告城隍神

職山右書生叨膺簡命來蒞茲土既以樗櫟菲材復當  
繁劇重任供應百出民力凋敝肘露踵決觸目痾瘵惻  
惻心動身為父母上之不能如古循吏惟吾所為次之  
又不能終老巖穴與草木同腐銅章墨綬覲顏就位甚  
且謂徼外荒服一切可以苟且從事而因以為利其如  
天地鬼神何其如子孫何況國法森嚴萬難倖脫乎二



十餘年雪案螢窗所學何事而一旦棄之清夜捫心何以自對且職以少孤幾至廢學采芹采藻有如登天微俸兩榜縮綬百里足矣後此功名浮雲視之耳又先人累世清白吏墜厥家聲何以見祖父于地下輾轉躊躇矢志無他茲當受事之初瀝血剖衷盟告神前食壤飲泉蚓搯未能飾詐沽名布被亦鄙但職身以內一切從儉澹泊自甘刻刻以窮黎殘喘爲念其他拮据卒瘞嘔心竭力倘得寬一分兩關窮民便受一分之福外此次第諸政職之所可爲者惟力是視情面強禦在所不顧成敗利鈍有命自天惟神有靈其克相予啓誘愚衷俾無昏惑初終改轍神實殛之蒼山洱海共聞斯言謹告



離任辭城隍神

職今去矣職承乏茲土將近五載缺失多端罪過萬狀尸位素餐言之汗下無以自對何以對神尚何說之辭但回念受事之初焚香告神誓詞歷歷有如昨日今去矣敢一覩縷以復神命太和一邑屬在附郭供應紛出凋敝已極官不得以民爲子女民不得以官爲父母萬不獲已則解綬而去所從來矣屈指計之其爲歷年之大累者若干事其爲合境之累數鄉之累一村之累者難以悉數下車伊始憂懼交迫乃汲深縷短心血幾枯



髮霜鬚星寢食都廢惴惴然將有性命之憂夫然後賴  
神明之力本道學道本府以及提軍各衙門之累除矣  
夫役採買取用供應之累又除矣外此而里長當道妄  
費中飽之累亦除矣職也不才有如蚊負每除一害則  
默禱於神措詞下筆儼乎靈爽之式臨而殘喘之待命  
者幸邀神聽歸于有濟噫難言之矣顧太和之安危視  
此數累除則安不除則不安而刑名錢穀不與焉又安  
問所謂養與教也至于職一身以內澹泊自甘無敢暴  
殄絕詞訟之包苴革編審之陋規嚴公務之餘羨其支

持旦夕者米詳歸縣餘粒自奉而已初誓之詞曷敢忘  
之若夫交際一節非所得爲顏厚心違愧赧無地不得  
已而爲上下無欺之說以自解而品斯下矣無以自對  
何以對神至任性使氣流於刻薄伐善施勞失之褊急  
則又擢髮難數也行矣缺失罪過不可復追從此長安  
萬里爲肥爲瘠不啻秦越矣乃職之輾轉低徊而不能  
已者蓋嘔心瀝血甘苦備嘗休戚痛癢一呼卽通乳哺  
之兒朝夕撫摩一旦離懷何能堪此所禱祝者惟神有  
靈哀此子遺已除之累俾行之可久無令中道廢墜職



志畢矣惟神有靈諒有同心此方赤子勤儉淳樸無甚  
大孽可召降罰神其哀憐而默佑之無使失所職此一  
行仰荷神庥從風波屢覆之中而登之彼岸足矣科道  
部曹一惟所置皆 君恩也敢忘今日茲束裝就道一  
叩神前以白初終以當辭別洋洋如在伏希鑒茲謹告

清理新墾抵荒詳文

審看得徐登殿與高尚義等皆大理衛軍餘也而衛之  
田地坐落大趙賓鄧浪五境錯雜不一荒熟錢糧概衛  
通融抵補原無彼此之分自康熙九年糧憲清丈而後  
有復荒之田有新墾之糧至十七年董衛官詳明以新  
墾之糧抵復荒之田使荒者無賠糧之苦墾者無隱糧  
之罪以屯濟屯法云善矣至康熙二十六年奉文歸併  
五境而登殿尚義始分鄧浪矣其分境各冊仍照達部  
坐落花名田地造送新墾抵補之款不便載入冊內乃



登殿等見冊內無新墾一欵以爲歸境後鄧境之新墾不應再抵浪境之復荒又二十五年十二月內奉有前藩憲詳明兩院許開墾荒田貼補成熟重賦之示便謂開墾之田卽應貼補本境重賦而浪境之催呼遂膜外置之尚義等於康熙二十八年閏三月內控經永昌道批行大糧廳審詳批允照舊抵補此二十年之源流始末也不謂浪穹縣差役吳大催糧逼索登殿遂有此積蠹箴令漁民之控奉憲臺轉發卑職覆審卑職遵照藩憲駁牌逐一細加研訊如第一牌駁徐登殿墾田三十

七畝每年納銀若干一欵查係每年納銀三兩七錢也又高尚義等同徐登殿開墾荒田共有七八百畝一欵此指闔衛九所約畧而言係康熙十七年間董衛官詳明抵補有卷雖係僞逆時詳抵舊案不可爲憑但事便於民故自恢復至今亦復仍舊也又吳大唐玉頭原非催糧之人夥黨索詐一欵查吳大係浪穹催糧原差今已身故唐玉頭原未同行而黃美中亦係後到竝無助惡之情也如第二牌駁徐登殿張顯祖所墾田畝抵何人荒糧一欵查係抵浪穹各五張士弘等復荒已備列



登答冊內矣又未抵四十三畝三分一畝查於康熙二十八年三月內鄧璋湯陽伏等爲積棍私享開墾抗文不行抵荒事將徐登殿等告經永昌道批行大軍廳審明詳覆飭行鄧川州議抵湯陽伏復荒此大軍廳原案已清查明確也又久荒屯田一百八十九畝四分四厘零內李八奴李上大李甲谷李衣星谷霸開田十畝一畝據供係民田而非軍田亦無四十畝之數又趙四十二坵爲魚溝八畝九厘三毫七絲一畝據供是子河子河者大河之傍流也係戴翌三李玉奎的隨據戴翌三等供已科糧三斗零又戴日配李英二佔開久荒屯田四十五畝一畝據供係民田而非軍田此三畝均應請乞詳覆另行鄧川州按冊清查或係民田或係軍田曾否於何年起科有無確據竝多寡之數履畝查明妥議另結者也又久荒屯田四十八畝九厘三毫七絲李八奴等佔開一畝查係重複無容議者如三牌駁旣奉永昌道批大糧廳審斷必有案卷一畝查康熙二十八年閏三月內大糧廳奉永昌道批據浪穹縣中前所軍佃黃美中唐玉頭等爲積蠹侵收皇糧等事告張顯祖



徐登殿等自二十六年歸併後不納錢糧大糧廳審明  
詳覆照舊抵補奉批如詳飭知鄧浪二屬遵照并追給  
取領賚查繳此大糧廳原卷現存也總之此一案也向  
來軍糧過重久在各憲洞詳之中故二十五年間有開  
墾貼熟之示夫熟糧旣宜貼補則復荒更當抵足以此  
地之新墾抵彼地之復荒裒多益寡均平融通此固理  
之至當者但登殿等所墾之田盡抵復荒未得絲毫貼  
補成熟又兼差人吳大逼迫詐索銀兩未免情有不甘  
亦無怪乎其嘵嘵也前府憲詳令登殿等所墾之田卽

幫補鄧境之荒而高尚義等另墾本地之田以貼浪穹  
之荒卑職再四思維卽使浪邑軍田從茲開墾新例六  
年起科則此六年錢糧將令高尚義等十年不賠之糧  
一旦再賠六年而已耶此萬萬難行者也其徐登殿張  
顯祖等所墾田畝仍應照舊抵補無庸更議吳大赫詐  
有據罪固難寬已伏冥誅亦無庸議賍銀應行令浪穹  
縣於吳大家屬名下追給原主收領取領報查黃美中  
審無助惡之情唐玉頭原未同行徐登殿事起有因均  
免究擬與餘人一併省釋嗣後抵補軍糧應照前署府



憲所議飭行鄧川浪穹二屬照冊赴官後納互相關解其抵湯陽伏者亦令登殿等自納鄧川州庫聽憑鄧川州自行抵款不許軍餘奸徒私相收抵則國賦民力可以兩裕而爭競索詐可以永息矣至李八奴李土大李甲谷李衣星谷霸開肆十畝趙四十二坵爲魚溝八畝九厘三毫七絲戴日配李英二佔開四十五畝請飭行鄧川州照依各犯所供查明造冊甲報另結庶憲件不致久耽而農民得免悞業矣

清理開墾荒地詳文

看得徐登殿具訴一案已貳載有餘矣始則有積蠹篋令漁民之控蓋因鄧境開墾抵補浪境復荒吳大催糧赫索銀兩而起也今則復有欺君網民賄托捏報之控蓋因李八奴等之軍田假冒爲民湯陽伏之荒田新墾爲熟也又徐登殿未經復訴之先藩憲奉撫憲檄駁轉行憲臺不准抵補竝查徐登殿等所墾田畝是否錢糧額內拋荒抑或係老荒無糧之田高尚義等今次可否仍與量貼一年以爲錢糧方便之計至前報冊開李八



奴等所開之田查照前造冊開各五田畝數目坐落四至踏看確實等語卑職細加研審親往丈量前府憲先報之冊與梁知州續報之冊前後互異蓋有說焉其前冊係何知州清查荒熟糧頭張顯祖等私投之冊未經本官履畝亦未查照印冊以意爲之舛錯遂多卽徐登殿亦有未得清楚之供此前冊之無可憑也後冊則梁知州止據康熙二十五年天下大定戶口漸繁等事案內造報而徐登殿又未到案號票在登殿之手印冊存卑縣之房此後冊之干憲駁也卑職查軍田二塊前冊

一開四十八畝零是矣一開四十五畝其實係五十畝零也田形四至合之號票印冊昭然如指諸掌而戴曰配等嘵嘵不已猶堅以民田爲詞迨四至既定經界分明界以外者勿論界以內者盡軍田也始怙然矣其中有交界處所半開民田半開軍田者亦有原開民田而疆界久湮侵入軍田者有新開者有仍荒者又有軍開軍田而抵補復荒者總載冊中至趙四十二等新開漁溝八畝有零之說卑職相其形勢子河直注於海經過軍田之中漸下漸寬傍有小溝寬減子河之七八此田



間水道耳子河故道在此而不在彼其非新開明矣且加弓丈量止得一畝有零久已科稅起課矣竊查兩地委屬軍田新墾者應照例起科固無庸議舊墾者以軍作民于二十五年業已報部似難更正且新例軍田照民田起科似應詳請上憲仍舊將錯就錯邀恩免議者也至湯陽伏之田荒矣而以徐登殿等作抵今湯陽伏之田開矣而又爲段人龍等所墾徐登殿等之田已不准抵補應令該州另行起科段人龍等之田已有新例應令該州照例申報而湯陽伏者若及今覓荒開墾猶

可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否則游惰奸徒包賠何詞此誠有如撫憲之諄諄者至徐登殿開墾之田查係無糧老荒是以抵補復荒非額內拋荒也仍抵一年以爲錢糧方便之計於次年自行輸納統聽憲裁此奉駁與奉批田畝之詳悉也至徐登殿詞內李啟堂受賄一欸審無實據卽徐登殿亦供不過揣摩之詞吳大家屬之銀徐登殿未領果真但登殿在省未回以驢作銀其子不敢自專啟堂欲圖結案立約換領則無壓寫之情可知今啟堂代爲賣驢已當堂付徐登殿銀三兩矣應否免



議恩出憲臺湯陽伏之田係段人龍等新開審無以熟作荒賄囑欺罔情弊相應免議李八奴戴日配等開軍報民本應究擬但事在二十五年之前久經申報入額徐登殿事起有因似均應省釋者也

清理學田租稅詳文

看得學田一項佃戶領種按畝納租隨有稅糧亦出租內此舊例也然而田有肥瘠則租有難易田瘠則累累則逃逃則田荒田荒則累愈甚而遂至連及於無辜此必然之勢也如揚角樓佃種南天神甸學田一十九坵隨秋糧六斗一升五合年納租穀七石五斗因田係砂石廣種薄收租穀積欠儒學將田送縣改爲學租銀兩而正供秋糧亦竝屬之角樓夫角樓之欠租以田薄也改租爲銀而復加之以正供爲角樓者雖欲不逃豈可



得乎角樓逃矣田盡荒蕪正供無出而學租銀兩亦無從追取遂不得不於附近之村民是問而附近村民無計可施但有入田者卽以租糧坐之認賠一分或拿燒香人或拿牲畜主夫以廣濟貧士之義舉竟爲阱於國中遺累無辜寧有已時故楊選等十三人有額天電豁重累恩垂不朽之訴也卑職細查學田碑記南天神甸內秋田甸戶乃楊角樓非貧士趙閣樓隨秋糧六斗一升五合非三斗九升八合事在萬曆元年經今百有餘歲楊選等生非其世傳聞不確姓之錯糧之異皆莫之考也第坐落四至與碑載脗合則其爲此田之賠累無疑矣秋糧關係國賦未便以數石之糧遽請題豁至學租係濟貧士之項佃戶久逃田畝拋荒卽以濟貧士者濟窮民亦奚不可且一兩五錢七厘租銀開恩除免在兩學之貧士無大損而一關之窮民有裨益此卑職不得不據實查覆者也倘蒙憲臺憐念小民苦情轉請豁免除永遠之害垂不朽之恩窮民戴德矣



議軍民照丁輪役詳文

查議得大理衛裁併附近五州縣管轄原以甦軍困也  
第大理府城係衛專責而提臺及永昌道並學道考場  
需用修理等項衛縣分任兩道應事各役又出之於衛  
歷有成例非一日矣嗣後於康熙二十七年間鄧川糧  
頭金振麟等為祈天電察殘軍困苦等事具訴前任永  
昌道尚批行陞任本府王詳議造冊五境分應三衙門  
公務其軍餘於各州縣止完正供免派雜徭轉飭通行  
在案今歸併賓川州軍餘王懋爵等以叩天大施惻隱



等事訴而袁冲漢等以嚴革積弊等事訴奉總督部院  
憲批衛所裁併州縣既照民例當差何堪仍踵舊習復  
應屯役此等疊累應不止賓川等因批發憲臺通查確  
議仰見督憲洞悉民隱無微不至燭蒙憲轉行卑職確查  
敢不悉心條列以副督憲恤軍至意卑職查永昌道統  
轄七府而修理衙署等項向除五境軍餘照冊分應外  
餘俱獨累太和一邑卑職於康熙二十九年正月內爲  
一邑之苦累已極七府之勞逸宜均等事具詳道憲批  
行前任本府議迤西六府各有幫修省城憲衙之例而

大理不與焉以有本道同城故也議本道衙門大理府  
八屬公捐卑職自去年至今已將太和軍民之累俱經  
除免矣則是外境四州縣除公捐外其屯軍分應之款  
應請轉飭亦行除免至後擁出自屯軍已蒙道憲盡裁  
止有內班軍牢并晝巡夜巡把門聽事令旗龍頭籤筒  
舍人掛號報單執扇吹鼓銃手巡城門軍等員役原於  
官舍餘丁簽撥不過輪流應班衙門體統城池緊要萬  
難裁減合無照舊留用仍飭令五境屯丁止完正供免  
派雜徭庶軍民皆無重役之苦矣又學憲考試其考場



一應事宜原該應考十三學公應除五境屯軍照冊分  
應外其餘獨累太和卑職於本年七月內爲歲考事具  
詳藩道兩憲竝憲臺在案未蒙議妥飭行應候議妥公  
捐將五境屯軍分應之款亦行除免至學憲按臨需用  
各項人役亦應照舊留用可也又提臺設鎮全滇衙門  
雖在劄大理自應全省府州縣公捐修理不應獨累大  
理一衛太和一邑今除五境軍餘照冊分應外餘亦獨  
累太和此卑職奉行查議不得不竝請憲臺轉請督憲  
一視同仁飭議公捐以甦卑縣軍民之積困者也至堡

夫照丁輪應賓川州屯軍七十一名不行親身赴堡情  
願每丁議幫銀二錢五分夫頭代爲僱夫一名常川伺  
候後止六十丁出銀又每丁止出銀二錢夫頭久稱苦  
累應令各丁親身赴堡應役在各丁可免出銀而夫頭  
亦無賠累矣七故外境之米十日不至則嗷嗷莫支所  
從來矣如去歲幸獲有秋學憲一臨生童齊集米價遂

市升價至九十八文小

州外境買



捐將五境屯軍分應之款亦行除免至學憲按臨需用  
亦無韻累矣應照舊留用可也又提臺設鎮全澳衙門  
累勦令各丁懸良法墾勦并各丁何出驗而夫應  
對對出六十丁出驗又幾丁出驗二幾夫應入蘇苦  
餽兵丁辦勦實以中軍十一各不許懸良法墾勦  
夫照丁辦勦實以中軍十一各不許懸良法墾勦

議買兵米詳文

看得太和邑居附郭兵民商賈絡繹湊集兩關以內羊  
腸一線地窄人稠食多產少卽歲登大有除完正供而  
外倉箱業已無幾大約食本地之米者十之三食外境  
之米者十之七故外境之米十日不至則嗷嗷莫支所  
從來矣如去歲幸獲有秋學憲一臨生童齊集米價遂  
昂迄未能減裁捕之期每米一市升價至九十八文小  
民環額發賣捐納米石以救一時卑縣非不知外境買  
補將來之輓運爲難然目擊時艱不敢不以上聞幸蒙



憲恩俯准卑縣平價發賣目今市價每升減錢三十餘  
文兵民感憲臺之恩頌聲載道此目前情形也蓋其減  
價也易則其增價也亦易無他榆城無米故也故積米  
之家負販之夫皆向外境收放糴販從無在本地總買  
者今奉本府檄行令領銀採買何敢遲延但地方情勢  
久在憲臺照鑒之中目前秋禾固佳卽令遺種滯穗粒  
米狼戾而市上之米僅供饗殮太和境內亦無採買數  
百石之處况詳請發賣之米數日便足奸人竊幸其完  
而復爲居奇採買之說忽行則商販得計價值立見驟  
騰故他州縣可買而太和必不可買事關地方不得不  
披瀝陳請仰祈憲恩俯賜寬免發給別境產米之地一  
轉移閒而兵糧不悞民生攸賴地方幸甚矣



議裱褙匠值役詳文

審看得太和邑居附郭衙門衆多供應繁難裱褙一役風火緊急尤爲苦累先是楊爲棟等難以支撐具訴卑職因查裱褙之閃脫安逸者盡令應公以均勞逸三載于茲矣今李經邦偶因李發之逃又欲借端規避獨不思李發逃矣而李興尚在也居已於逸而居人於勞欲以此防衆人之口其可得乎賣物當行衆擎易舉惟其平而已矣嗚嗚盈庭固不能爲一李經邦寬也相應詳請憲臺仍令應役庶興情允服公事不悞矣







十六年裁衛歸境夫頭自往收討事屬各地肥瘠無關趙彩等是以有有堡無夫等事之控蒙憲轉詳批允檄行在案而署浪穹黃復有自行取討之詳趙彩等願減八分不願自討此三錢二分與二錢四分之來由也今事逾一載數煩憲催而蕭二頭等乃又以九分爲詞兼以下關堡八分爲詞查下關堡之每丁八分乃冷飯田之外補其不足也似與太和堡之竝無冷飯田者未可同日而論矣至九分之說卑職無可查考揆情度理若果九分則趙彩等三十年前何亦有收至三錢二分者乎且軍餘一也四州縣無九分之例則浪穹亦無九分之例明矣但所難者官收官解非銀不可誠不若糧食牲蓄之可以融通也前議官收官解原爲夫頭自往膜外坐視今卑職再四思維除願解者仍照詳定舊議外至浪邑仍令夫頭自往卑職給以關文該縣出差協同催收取領回關以憑備案其有抗拘不與者卽赴該縣稟究庶下情可以融通而堡夫不至逃散矣



稟災無不詳以賑恤而登夫不至於竭矣  
雖地更勝則足以武備矣其亦足以不與昔時其  
至身也外令夫更自益卑鄉餘以圖文海繼出  
求坐賦今早郊再四思縣制賦賦香外繼將或  
亦詩法可也頗似出前為官外官報賦賦夫更  
文所聞矣外報賦賦夫更報賦賦夫更報賦賦夫  
平且軍食一也四內無賦賦夫更報賦賦夫更

議減迎春社夥詳文

看得迎春古典也粧演社夥點綴春色其來已久每行  
戶各扮一齣但為數太繁未免累民是以歷年舊例迎  
春留期前憲開單發縣量行裝演餘俱減免第同一行  
戶而有應有不應者此洪範等借詞有除弊之訴也今  
卑職查照前單除行戶中有賣菜腐以及微末手藝生  
理之人永行除免外其餘社夥名色復十去七八止存  
春官春吏等一十四齣着令各行戶分定裝演造冊為  
例庶行戶不至偏累而舊典亦不至盡廢矣







難曉曉不已徒瀆憲聽再自爲捐置以息此虞芮之爭  
而縣民李一鳳等同聲迫懇一應往來情願自辦止有  
學憲提臺兩地均應以存舊制或亦憂深慮遠善後之  
下情也

請減守道衙門皂役詳文

查看得軍牢皂役兩項人役也軍牢則出自大理衛其  
數二十四名俱係親身應役未嘗僱募至衛歸州縣而  
後太和應五名半趙州應陸名半鄧川應六名半浪穹  
應五名賓州應半名共二十四名有親來者有托軍牢  
頭代僱者工銀不完則具訴收討此軍牢之原委也皂  
役則出自招募照經制額設之數支領工食原不派累  
民間至前任道憲尚工食未發而招募之皂役散矣又  
值朝覲之期各役路費需用甚多傳諭太和五令每里



派取皂役工食一名太和五十里除兩里倒廢外共應四十八名之數每名日給工銀四分米一升爾時不過暫幫路費耳自京回滇因仍不革遂以爲例歲費民間八九百金而太和之民力竭矣至二十八年前任署道憲李憫念附郭逃散之苦裁去二十四名前此一里一名者自此兩里一名而民困半蘓五載以來二十四名因以爲常此皂役之原委也今因軍牢頭控催僱募銀兩蒙憲行查有軍牢設有工食幫貼實爲糜費之論仰見憲臺留心民瘼之盛心也但憲臺所查者軍牢一項

爾軍牢出自屯衛五境分應親身應役者過半其或不  
到軍牢頭代僱不過照時估銀自往收取非有定額也  
以五境之民力應二十四名之軍牢衆擎易舉尚無大  
累者此猶無煩乎憲慮之諄諄也至太和縣里民楊芳  
枝等所訴皂役一項原與屯衛之身差不同盡數出自  
僱募其僱募之銀出自現年里長每一日需銀九錢六  
分米二斗四升合一年計之需銀三百四十兩有奇米  
八十六石有奇皂役追呼自討小民竭蹶以應實非官  
捐固不敢不直陳于憲臺之前也卑職爲民父母豈忍



不爲民請命但念憲轅體統不容苟簡前署道憲李裁  
去一半恩出格外矣而復敢瑣陳是無厭也今幸憲恩  
俯查軍牢一役而里民適有皂役之哀籲卑職何敢壅  
於上聞以負憲臺恤民至意謹據實披瀝伏乞憲臺俯  
念一邑之苦或分歸七府均應抑或再爲量減則兩關  
殘黎盡登衽席而感戴高深等於蒼洱矣

請禡僧官詳文

審看得僧綱司之設不過僧人領袖于以稽查菴寺無  
致匪類潛踪而已至于民間詞訟佐貳官擅受尚有降  
一級調用之例何有于僧官且僧官原未設有衙門則  
不得有衙役明矣今僧綱司師大倚恃僧官肆意妄行  
而又收張鳴鳳楊世真李會興等以爲瓜牙殊票肆出  
爭奪可畏百姓有小的之稱黨羽有公差之號卑職屢  
加嚴飭置若罔聞茲據王之賓張世魁真密等控告前  
來逐一庭訊周繼聖受賍四兩張鳴鳳受錢二千九百



文內分與楊世真一千一百文李會興五百文皎然得銀二錢師大得銀九錢八分而張鳴鳳復私得銀五錢二分不煩拷訊直認不諱窺其官役之意若以爲分內之固然也者功令森嚴之下魑魅成羣法紀安在除周繼聖張鳴鳳楊世真李會興俱係卑職之民暫行羈禁外至僧綱司師大係前任府憲王給照委用者可否更換卑職未敢擅便統候憲臺批示遵行

請飭七府分辦永昌道公務詳文

爲一邑之苦累已極七府之勞逸宜均亟請分應公務以免違悞事竊照太和一邑南北不滿百里東西五里而止雖云附郭實彈丸小邑也文武雜處官僚盈城供應百出差役煩重鋪設搬運日不暇給較之別府州縣已爲苦累至於上司衙門公務應照所轄地方公應原無獨累一縣之理如憲臺分藩迤西駐劄大理彈壓兵民振肅綱紀其轅門衙署及執事儀從等項自當整飭以壯觀瞻如遇新憲到任衙宇傾圯者必需修理器具



殘缺者必需整備理應七府公任乃修理衙署置備物件不在迤西之七府而在大理之一府且不在一府之八屬而在一府之一縣在卑縣獨力難支勉強拮据草率不堪雖憲臺大度包荒而體統已褻且勞逸不均恐致悞公事是以不得不詳請憲臺飭行七府公議衙署作何修理儀從作何分備器具作何公置務使勞逸均平庶公事不悞而苦累稍甦矣

請永昌道提追公務詳文

查看得段氏乃縊死周昌祖之妻也昌祖充當本縣禮房于康熙二十八年間適值前任永昌道尚取用壽程又荷花池擺席共賠銀一十五兩此月支應原係浪穹縣值日之期因浪役逃回差押昌祖備辦勢難刻緩是以揭債當子以完公務浪役兆魁等理應照數償還不期事後刁難取討不應昌祖幼子離膝債限逼迫遂爾雉經雖云愚人計拙而情亦苦矣尸骸暴露就木無資孀孤匍匐具控情實慘傷事關隔屬卑職未敢擅便相



應據詞詳請憲臺俯賜提追以恤冤苦

請飭十三學供應學道考場詳文

看得科歲兩試例設大理府一棚應考者大鶴蒙景十三學也查從前考場堂署轎傘執事以及安置舖設俱係十三學協應而日用米麵菜蔬柴炭等項乃大理府與太和縣兩學供應三日外學每學供應一日週而復始成規久矣自吳逆之變舊制蕩然獨累太和恢復而後事久成例太和不敢坐視各屬置之罔聞以一邑之殘黎任十三學之公事真所謂獨力莫支者也夫滇省通例鄉試貢院之費出自合省則歲科考場之需宜出



之應考郡邑也明矣况日用米麵蔬菜等項數考以來仍照大理府與太和縣供應三日外學每學供應一日之例矣若謂考場諸費不當協應而何以米麵等項則猶然照舊也費之少者尚且協應費之多者反令獨累此固有不能解者至大理府學聚八屬之人才亦宜合八屬以供應且卑縣附郭較他府州縣苦楚萬倍難逃憲鑒若再加以歲科兩考之偏累何其勞者愈勞而逸者愈逸也茲奉憲臺飭催棚場一應乃試事宜不啻再四卽曰學憲儉朴矣而考場堂署不能不上棟下宇也

學憲寧靜矣而轎傘執事不能不辟人除道也學憲廉潔矣而動用器具不能不百工爲備也故前縣伍令於康熙二十五年間曾經具詳本府議十三學各捐銀五十兩着賓趙鄧浪附近工禮兩房赴榆公同料理其外府遙遠移解大理府轉發卑縣完日造冊銷算成議在案今學憲指日按臨而應考各府州縣竟無赴榆料理者蓋因外府與本府平行未經詳明憲臺飭行不無緩視耽延而本府所屬州縣又觀望外府協應與否以爲從違若俟各府州縣解銀到日始行置備則考試悞矣



受補堂集 卷之二  
所關匪細卑職先行那項以襄大典除一面估計預備  
外不得不仰懇憲臺俯念卑縣附郭之苦飭行府州縣  
仍照前府所議而大理府學應出銀兩亦於府屬八州  
縣公認或移解大理府轉發或徑送卑縣還項事完造  
冊報銷庶八屬之公事衆擎易舉而一邑之殘喘少蘇  
矣

請賣倉米濟饑詳文

爲米價日漸騰貴窮民饑餒堪矜亟請變通以免流離  
事竊照卑縣地方去年八月雨雪禾苗受凍秋成僅半  
過冬入春家家皆無隔宿之糧惟賴背負傭工日獲分  
文買升合米以養家口必得街市米多價平始家免啼  
饑而野無餓殍也况榆城兵民輻輳向來豐收之年尙  
藉外境接濟今外境不惟無米來榆且將撥運大糧廳  
倉月糧盡屬頭人包攬赴榆邀截買米交納兼有碓戶  
客販收米堆積高擡市價故春季米價雖貴市升一升



錢不過五十餘文尚在有米可買自入四月以來數日間價至七十五文且無顆粒到市環聚公庭號呼具訴卑職嚴拿截買屯積包納市棍屢行懲責市漸有米價亦稍平乃數日之後又復無米到市偶來數斗則兵民男女擁擠喧譁不及入市已爲強有力者爭去若不急請變通正在青黃不接之際米愈缺而價愈昂將見鳩形鵠面之蒼黎有不奔馳他鄉以爲苟延性命之計者鮮矣卑職查常平等倉之捐積原爲備荒而設今雖不敢遽請賑濟第將卑縣常平倉現貯捐納監生米穀內以平價發賣數百石聲言罄倉全賣再崑委殷實約總二人以董其事使無米之人每日止許零買一二升至多不過五升以防奸棍轉賣庶窮民不致糊其口於四方人心可定而多藏射利之家亦計屯積爲無用將不強而自賣米價可平米價既平卽行停止俟秋收之日照數買米補倉實暫時救荒之一策卑職不得不仰籌於憲臺之前也



公憲奉之新出... 無幾買米... 而自賣米... 式入心... 參不... 二人... 以平... 再請賣倉米賑饑詳文

再請賣倉米賑饑詳文

為米價高騰窮民乏食急請憲恩照例變通以救民生  
以全農業事竊照太和邑居附郭兵民雜處商賈絡繹  
地窄人稠比戶糴米一遇米貴即成荒年去歲缺米幾  
至流離卑職詳請平價發賣捐納米石蒙道憲轉詳蒙  
督憲批平糴便民救時急務仰即飛檄舉行蒙撫憲批  
如詳即飭太令照議速行且恩准鄧浪雲鶴等處亦照  
卑職詳請平價發賣仰見各上憲饑溺由已之盛心也  
卑職遵奉平糴得以接濟饑民叩恩秋收之後如數買



補已經本府查盤出結在案奈去年雖幸有秋而四鄰  
薄收蕞爾彈丸產少食多正供既完已嗟瓶罄入夏以  
來白米每市升九十文紅米每市升八十二文較之去  
歲每升又增十五文矣目前裁插方殷負販裹足益苦  
艱食卑職目擊時艱補救無術熬酒有禁徵比暫停究  
無大補小民稟請仍求照例發賣倉米以甦目前之困  
庶勤動有資西成可望卑職不得不仰籲憲恩查照去  
年平糶之例俯准卑職將常平倉捐貯米一千三百二  
十石減價發賣市價既平卽行停止至賣過數目若干  
造冊具報俟秋收之日照數買補則原捐之額仍無虧  
空而農事之急可以少補矣



備救火器具詳文

爲置備救火器具詳請分發以救火災以垂永久事竊  
照大理府城兵民雜處屋舍相連而且草房居多烈風  
時起燈燭竈火偶一不慎遂至烈焰彌天屢煩憲慮火  
起之時嚴諭救護火滅之後周給錢米固已在在口碑  
矣同城文武各官每遇失火頃刻齊集然而救火無具  
徒有張皇卽觀者如堵盡皆束手被災之家婦子號呼  
非不焦頭爛額而已無及矣則置備器具之爲要也前  
經卑職面稟憲臺動用憲捐修學銀兩逐一置備今備



受補堂集 卷之二  
得水桶一百四十隻扁担七十根吊桶二十八隻瓢一百四十個火鈎七十把麻搭七十付另冊造報合無詳請憲臺俯賜分發六營八舖各桶十隻扁担五根吊桶二隻瓢十個火鈎五把麻搭五付報領存案如遇一處失火六營八舖齊集救護其有不到者兵則責之百隊民則責之鄉約庶火災可救而憲恩永垂矣

米歸縣倉收放詳文

爲錢糧有催徵督徵之分本色有運府在縣之別謹請援例更正以專責成事竊照考成則例凡本折錢糧俱係州縣徵收而後彙解彙運惟卑縣民屯本色近則不由縣收卑職不能無議焉蓋大理府糧捕廳與府倉之設原爲府城駐有重兵糧餉取足於各府州縣在兵丁有城守之責不能遠離汎地在州縣有餉兵之任不敢違悞限期故外府州縣勢必轉運府倉以備按時支放至卑縣設在附郭與外州縣不同是以本朝四十餘年



甲縣糧米俱縣倉徵收不意於康熙二十五年間前縣  
伍令任內更變舊制竟納府倉一柄兩操動多掣肘卽  
如甲縣按數責比花戶有云已納府倉而未給串票者  
有云一面應比一面正在交納者兩地查照輾轉稽遲  
卽云縣收府放多此一番轉運何如縣收縣放之爲直  
捷了當乎况刑名錢穀有司之責今本色糧石不得過  
而問焉亦非所以重職守也查雲南府昆明縣亦係附  
郭其本色糧石俱係縣倉收放可見外府州縣理應彙  
收轉運而附郭有兵之首縣無須又運府倉明矣合無  
詳請憲臺援例轉詳糧憲俯將甲縣本色糧石總歸縣  
倉收放庶軍需不致遲悞而考成得有專責矣



除編審陋弊詳文

看得編審一節上關國計下係民生若不持慎持平則五年之內公私貽累非細故也查太和編審久爲弊藪且年來民力凋敝閃躲益工偏累益甚必得哀益咸宜使貧者無偏苦之嗟富者無賄脫之弊勞逸適均催輸亦易方能裕正供而紓民困也今者時逢大造上遵憲法下除民瘼準酌前後臚列六則以備憲臺採擇一囑托之禁宜嚴也夫編審之不公率由積棍求情囑托以至老壯顛倒損益失宜應請憲示嚴禁如有求情囑托



者許地方官據實報憲嚴加究處則請托之弊自絕矣一陋規之弊宜革也閃差之人一遇編審必先賄囑經承書手而經承書手又復指官嚇索官雖百法清釐而彼則千方庇護今卑職仰體上憲革弊至意先期傳聚里民親赴城隍祠焚香盟誓務期大破積習盡革陋規遍示各里使窮鄉僻壤家喻戶曉而經承書手自無能施其伎倆矣一審定草冊先宜榜示也卑職查上年編審先給公報印單已入某里某甲而草冊則又入于別里別甲及至達部冊內又與草冊不同此審定不行榜

示以至諸弊叢生卑職到任以來里甲控告不一而足今遵照二十五年憲頒單示責令書手同里長照式從公查報蓋某甲某戶人丁老壯多寡久在書手里長胸臆之中如有漏報臨審時許各戶明白舉首某戶尚有隱漏某人卽將經承書手照律治罪合各里之盈縮均勻補額親自註定草冊審定之後卽日大書榜示曉諭里甲然後嚴督經承書手照寫達部冊籍如是則里民俱知編審已定鑽營無益豪強之人不能以有作無以多報少而貧窮之輩自不至以無作有以幼爲壯矣一



造冊之費宜捐也造冊必需紙張若令出自經承書手勢必取之里甲而里甲亦借此多派細戶諸弊又從此生矣今造冊紙張卑職自行捐買並出示曉諭則經承書手無可借之名以爲派取之由實亦清弊之源也一按戶編丁糧亦宜均也查二十五年事例蒙藩憲詳奉督撫兩部院頒發單式照依舊例按戶編丁者仍舊照戶編審內有按糧編丁者仍舊照糧編審最爲詳悉卑職仍照二十五年事例舉行但近見里甲有大小之殊每成倍蓰之勢蓋緣里分大者雜項差徭衆擎易舉黠

而富者糧多推入以至其里愈大里分小者田地無幾照常承值貧而苦者糧俱推出以至其里愈小偏枯之苦大屬不均今應於審丁時查里甲稅糧之多寡在隣近糧多之里提盈益縮庶丁糧得平而差徭不至偏累也一抵補之說宜破也五年編審除舊增新期於闔縣均平而止一戶缺額求之一甲一甲缺額求之一里一里缺額求之一縣總之六十以上者開除十六以上者成丁無所爲抵補也滇中積習父除子代子多者雖數人止報一丁子無者雖耄耄弗與開除編審之際官曰



愛神堂集 卷之二  
老矣而戶長則曰彼無抵補安得而除官曰幼矣而戶長則曰彼老既除矣焉得而不抵且子孫弟姪如林立矣而又言一丁抵一丁多報何爲又其甚者趙甲除矣錢乙增矣而錢乙謂已抵趙甲之丁便欲得趙甲之產積久成風牢不可破應請大張憲示力除抵補之說則多寡有無咸得其平矣

覆府開鑿天生橋詳文

查看得開鑿天生橋一案其說起于鄧川其地屬于趙州甲職于康熙三十一年三月內奉署本府傳行令估計開鑿匠工費用其爲有益與無益甲職未奉查議不敢越俎然而海水情形閱之熟矣今奉憲檄會同酌議一得之見敢不直陳夫興大工動大衆期于利民也有利則興無利則止誠有如憲批之諄諄者查洱海出水處所去天生橋十里許橋東二三里水皆趨下橋西則愈趨愈下矣鑿橋之說必其水爲橋阻滙而爲澶因之



海水逆流湮沒民田則橋宜急鑿也今橋下出水之處勢若建瓴沛然莫禦卽五丁開山亦復何益况開天闢地以來卽有此橋未聞開天闢地以來鄧川卽爲澤國也議者謂洱海爲腹天生橋爲口腹大而口小其能吐乎是矣卑職謂洱海爲腹出水之河道爲喉天生橋爲口喉細而口大亦何濟乎此不待智者而辨之也且也橋東之一二里水勢就下旱則石盡露出澇亦水無停蓄此二三里之內河亦無需乎挖何有于橋憲臺下車伊始卽親臨看閱自有洞然于胸中者無容卑職之喋喋也茲准各州縣移覆前來相應備錄申詳應否註銷伏候憲臺酌奪轉詳仍乞批示遵行



覆司委勘水災詳文

卑職本月日單騎減從前往鄧川州會同梁知州勘明  
被災情形於初十日據實具報在案今按畝踏勘得鄧  
屬被災十分八分民田七十九頃六十六畝七分八厘  
一毫各科不等該秋糧本色正耗米二百九十石一斗  
五升九勺四抄八撮三圭四粒二顆四粟照例應免三  
分二分共免正耗米八十四石三斗七升四合四勺七  
抄四撮六圭三粒八顆應徵條銀共一百八十五兩四  
錢二分三厘九毫二絲一忽三微八纖七塵六渺九漠



照例應免三分二分共免銀五十三兩九錢二分三厘  
六絲八忽一微四纖一塵三漠附徵大理衛中等四所  
被災十分屯官田三十七頃七十四畝一分四厘五毫  
應徵本色秋糧正耗米四百一十二石一升四合五勺  
四抄三撮六圭照例應免三分共免正耗米一百二十  
三石六斗四升三勺六抄三撮八圭應徵五錢四錢三  
錢六錢不等折色銀三百六十八兩六錢五分七厘五  
絲三忽照例應免三分共免折色銀一百一十兩六錢  
二分八厘七毫九絲五忽二微四纖合就造具冊結亟  
請題蠲者也再堤潰水衝附近民屯前項被災田畝內  
有沙埋石壓民屯夏地將來水涸萬難耕種卑職與梁  
知州踏勘最確相應同衝倒房舍各另造冊結併請憲  
恩裁奪轉詳作何優恤者也



審覆道批昆明縣王正當僕詳文

審看得李崇祉稱貸王正銀兩除還十兩之外尚欠利息盤費一十七兩以僕作當供吐歷歷與王正訴詞無異也理應歸銀贖僕乃崇祉四壁蕭然貧無立錐遷延五載實非得已今欲令其領僕還銀僕則領矣其如銀不能還何庭訊再四復以寫立賣契爲懇卑職查王正詞稱李興年已衰邁而崇祉則供方四十歲耳兩造之詞未免各屬過情但爲王正計與其人銀兩懸無寧留此一僕之爲愈况本銀已完後此皆屬贏餘卽果衰邁



受補堂集 卷之二  
何至犬馬之不若也合無退還當契令其另立十七兩  
賣契發給王正收領以結此案

審覆府批王登榜爭妻詞

審看得戴氏因夫李青榮病與何起鶴苟通已經四載  
今青榮身故起鶴自謂居然夫婦矣不期戴氏又許嫁  
王登榜起鶴起而爭之此登榜有羣虎殺捨之控而起  
鶴亦有盜賣生妻之訴也庭訊之下據起鶴供係招夫  
養夫夫招夫養夫固禽獸之俗也而戴氏之翁李遇吾  
又毫不與聞起鶴又無片紙隻字可憑王登榜媒妁聘  
禮歷歷有據又其翁李遇吾主婚立有婚約此名正言  
順者戴氏應聽其嫁歸登榜起鶴漫無憑據苟且起釁



本應究擬姑念無知量開一面與無干之李遇吾等概  
行省釋可也

審覆道批張以仁爭屋詞

看得生員張鳳翔與張愈實同祖兄弟也合受祖房一  
所原無可爭緣年久朽壞又被水災兩人公產彼此觀  
望其族長并堂兄張愈恭等從中公議房歸一人作價  
十五兩得房者出銀七兩五錢彼時拈鬮鳳翔得房若  
卽同衆立約交銀而愈實亦何說之有奈何銀約未明  
鳳翔遂遽行拆蓋是起釁之由實鳳翔爲之庭訊之下  
証佐張愈恭之供吐甚明隨押令立約於七兩五錢外  
再加偏厦銀一兩兩造俱服取領附卷自茲以往葛藤



可斷矣但產業細事止宜控縣乃越訴憲轅砌款羅織  
罪實難追本應究擬以儆刁風姑念事起有因而狀頭  
張以仁又復年老病廢概請寬免用昭憲臺解網之仁  
餘審無干合先省釋

審覆府批募役詞

看得經歷曹有美萬里微員五年苦吏一旦故于任所  
囊橐蕭然孤子子身無力扶襯尙爾淹留天末此仁人  
君子所不忍見聞者也乃衙役楊義明等猶以捐修衙  
署銀兩嘵嘵何其無情至此况五載以前衙舍久已倒  
壞果曹經歷未曾修理則五載以內豈其野處露宿者  
耶試問目前之上棟下宇以蔽風雨者誰爲爲之則從  
前之修理固不待問矣且非正項錢糧原無交代署官  
新官無可苛求應請銷案



審覆府批雲龍州竈戶控少工本詞

看得商以辦課竈以前煎鹽相爲表裏者也舊例竈戶熬鹽先給一月工本交完一月鹽筋再給後月工本其來久矣工本愆期熬鹽無力則竈累工本先給月鹽逋欠則商亦累今大井竈戶尹天和等列款控商蒙憲臺發單職查審逐一細訊據天和等供商人不發工本卽發工本俱在交鹽之後又有秤頭外號之加添銀水賍色戥頭之虧短布疋烟糖米糧之擡價所以竈戶苦累據商人辯稱除給每月工本外竈戶尚欠課價工本四百



有奇夫竈既欠商則商無累於竈但工本遲發復有貨物賤色之不齊是商固有詞於竈而竈之不得實濟實由於商及欠鹽逋課而商之累則又實由於竈是商與竈交相累也操縵不調則解而更張之故總商白洪量于本年二月內寫立合同革除前弊按月給發工本交鹽不足官司責比完足再給銀以九三四爲率亦云善矣奈行之不力其盟遂寒致天和等復行具控其所控之款一一研審總爲工本起見工本既定諸款盡消合無仍照總商合同之約批示遵行則竈困可甦商欠亦完可兩相安於無事矣至各竈尚欠商人課價工本不行交完而天和等反列款混竄法難寬貸合以不應得爲而爲之者笞懲不枉恭遇熟審應請免究其未完工本鹽觔應發雲龍州押令清筭完結可也



審覆府批王任賢控賠公本詞

看得王任賢與張起鳳李命爾王奠國合夥在鄧川大石坪兆邑村兩處行鹽立爲四分而祝逢聖又與張起鳳朋爲一分其出入使用大石坪在起鳳掌管兆邑村在奠國掌管任賢身不在店曾爲借銀二百七十兩入爲公本獲利均分折本均認此其合夥之原委也不期開店僅四月而歸提憲則起鳳等於創立之始雜費過多行鹽未久無利而折本此又自然之理也乃起鳳等于收店之後不將公本算清認還以致任賢之銀至今



無着故有是控查任賢本銀二百七十兩入大石坪店收過九十六兩六錢止少一百七十三兩四錢內大石坪店出入帳中除費用外該存銀五十三兩零九分實折銀一百一十三兩三錢一分又查兆邑村店係奠國自已借入本銀二百三十兩內亦折去六十八兩二店共折銀一百八十四兩三錢一分前控經卑職批行約總同任賢等在城隍廟算明公議四分公認每分認銀四十六兩零八分而任賢猶嘵嘵不已者蓋任賢雖係合夥身未在店且利息又非公認而於所折本銀內任

賢又認一分未免心有不甘今將兆邑村店折銀六十八兩令奠國自還蓋奠國自行經手折銀多寡固無從詰究者也至大石坪折去銀一百七十三兩四錢除有存店銀五十七兩九錢應在起鳳名下補出以抵任賢借款其餘一百一十六兩三錢一分着任賢止認半分該認銀二十三兩命爾認全分銀四十兩六錢五分再起鳳與逢聖合認全分銀四十六兩六錢五分以足任賢一百七十三兩四錢之數各犯俱已允服但起鳳等將帳目不母清楚致起訟端咎果難辭恭逢熟審應否



邀恩免議統候憲裁批示遵行

審覆府批徐承祿爭碓詞

看得何應鳳何氏三姐乃同胞兄妹徐承祿係何氏三姐之婿而周氏則何氏三姐之族嫂也三姐父何惟良存日置有水碓四張除賣與趙爾美外餘碓一張爲一子一女傳家箕裘後周氏之夫何天申將爾美碓贖還並租與應鳳何天申物故周氏逼租姑嫂口角忿爭何氏控經前任府憲斷令出價贖回此亦物歸原主解忿息爭之意也乃何氏瞽目莫措應鳳復愚蠢無爲托其婿承祿代爲完銀又修理搭找諸費盡出承祿遂積有



一百三十金立契歸業而水碓應爲承祿所有矣不意何氏辭世應鳳出家而周氏竟占據碓房不歸承祿一則云承祿虛錢實契也再則云承祿非何家子孫也夫承祿價值浮冒容或有之而契券中証昭然可據况何氏應鳳之碓乃係其父自置者又不係何門同宗共祖之業也則何氏應鳳自售父業無論承祿爲何氏之婿卽售之他人亦惟其自便與周氏何與焉庭訊旣明周氏猶嘵嘵以應鳳何氏借銀爲詞卽使借銀亦應向應鳳何氏取討乃欲於承祿價值之內扣除此銀而霸碓

爲已業亦可謂橫惡無賴者矣但查前任府憲批行前縣原案以二分歸承祿二分歸周氏斷令周氏出一半價銀三十四兩外加脩理銀三兩當卽交銀二十兩餘銀十七兩亦應補完承祿乃周氏開具單帳應鳳何氏借用銀兩中証歷歷分明無可歸着愚婦無知據碓不歸絕今五載一控再控終爲不了之業職此故耳合無斟酌於前議之中碓仍均分其周氏十七兩之欠免其補還令何應鳳另立契二張徐承祿二碓除收過周氏二十兩餘銀一百一十兩再加此一十七兩共立一百



二十七兩之契周氏已出銀二十兩再將應鳳何氏二  
單五十五兩共立七十五兩之契在徐承祿銀業兩空  
懸之五載而得之一旦且十七兩之銀亦入契內卽以  
此作加找亦未始不可也兩造允服無辭至何應鳳一  
業兩契念係痴愚量加薄懲周氏老憊亦免究擬餘審  
無干合併省釋

審覆府批閔氏首子詞

審看得施弘澤閔氏之養子也恩斯勤斯三十年於茲  
螟蛉有子螺贏負之亦可謂昊天罔極矣乃已則分爨  
服勞奉養之職闕如而老僕保成者菜傭供母以僕代  
子老嫗實相依爲命弘澤以菜根見少之故輒毆母僕  
亦可謂不體親心矣至閔氏救護致令自傷其首雖無  
打母之情而橫惡之狀目無母氏亦可概見誅其心蓋  
謂求醜菜於母而不得買鮮菜於僕而又不足悻悻不  
平遂與僕爲難而不顧其母罪曷可辭應重責枷示以



爲不順之戒至棄妻占嫂賭博爲生不過母氏甚之之詞審無實據似無容議

審覆府批王仕伯債折詞

審看得土巡檢楊鎮海驗報王仕伯一案其行使假銀審無憑據應無容議至擅賣徐調之子一欸徐調者鎮海之佃戶而仕伯則其管租舊役也徐調欠鎮海租穀五石窮不能償仕伯遂言於鎮海而准折其子沒名以爲子焉押寫合同駕言妻故缺棺受銀二兩亦恃強而蔑法矣向使仕伯而仍然服役也則身爲鎮海所有子亦爲鎮海所有鎮海固默默耳乃仕伯旣去此子亦去租則鎮海之租子則仕伯之子一賣則贖之於前再賣



又控之於後輾轉不甘者此也獨不思狐假虎威准折子女律有明條乎徐調愚弱鄉民也畏勢隱忍固無足怪查律內私債准折人子女斷還給親私債免追應令仕伯贖回沒名斷歸徐調此法也但徐調未經自控又收有合同且仕伯撫養年餘不無衣食之費應令徐調於合同二兩之外加增一兩贖取沒名骨肉團聚此情也至文內又稱仕伯逞威拆房誣賴欠債卑職細訊此房原係周大賚之業售與仕伯文約中証昭然可據仕伯以瓦易草鎮海不得據爲已有明矣拆去物料應行鄧川州查明令其退還至楊國謨欠銀一兩審無文約置而不論長生所欠之銀驗有撥帖仕伯旣收撥帖當向所撥之人名吉兆者自討可也王仕伯准折人子兩次轉賣合加不應之罪恭遇熱審減等發落楊巡檢以私債縱仕伯准折人子亦爲不應事屬一案已經記過似應邀免餘審無干概宜省釋



審覆府批潘十生拐逃詞

審看得潘十生楚生也氓之蚩蚩作客榆城有縣民張問知妻趙氏織巾爲生問知目育愚蠢趙氏心生憎惡思欲別抱琵琶匪朝伊夕矣遇十生交易往來雄狐綏綏遂與苟合不顧廉耻居然携問知而聚處一室焉乃猶以爲未足復逼勒其夫轉嫁十生事經半載矣夫趙氏淫婦也旣可以棄親夫而嫁十生又焉知一十生之後不再有如十生者乎則十生旣先淫而後娶趙氏又棄舊而迎新以爾車來以我賄遷今日之十生卽前日



之問知也出爾反爾何其報應之速乎卜生因姦而娶  
有夫之婦法所不宥第事未敗露本夫自賣姑免深究  
今趙氏之逃實卜生之自取於人乎何尤乃寃及前夫  
兄弟豈不謬哉張心傳等審無拐逃實據與無干犯証  
合先省釋趙氏應令卜生自行跟緝獲日另結張問知  
賣妻之後飄然萍踪一衣一鉢去向自由亦可置之弗  
問也

審覆府批萬宥贖地詞

看得生員萬宥之父於康熙三年間將空地一塊受價  
三十兩賣與周運隆父周接宗爲業接宗遂蓋草房一  
間作價四十五兩轉賣與蘓躍龍而躍龍又將草房改  
爲瓦房矣後接宗夫妻雙故伊子運隆向躍龍找價躍  
龍因身染瘋疾情愿聽從取贖而運隆乃以六十兩取  
回又轉賣與郭聯登議作價銀八十兩後又加找七兩  
共價八十七兩夫始則空地也繼而爲草房又繼而爲  
瓦房矣原價三十兩也繼而爲四十五兩又繼而爲六



十兩以至於八十七兩矣事近三十年產易數姓無原  
主再贖之理今遽以霸產控聯登故聯登亦有飛殃架  
害之訴也庭訊之下衆口無異而萬生亦自詞窮矣事  
屬遠年應無容議者也

審覆蒙化府批通達失馬詞

看得僧人通達之失馬亦真而吳弘文買之張大猷張  
大猷買之布時化布時化則買之猛獁土官頭目名狂  
者則弘文大猷時化均非盜馬之人也時化出門之日  
同行三人亦可爲証而卑職慮恐親暱容隱今趙州復  
關來同伴三人供吐鑿鑿如出一口則布時化之非偷  
馬其與弘文大猷均係無辜也明矣應給與通達關文  
前往猛獁土官查明狂馬何來直窮到底則罪人斯得  
而通達以牽累日久路途遙遠不願前往相應聽從其



便不應罪及無辜合仍連人申解憲臺省釋可也

審覆道批徐三春占房詞

查看得徐三春具控張希聖與劉茂霸房一案供稱萬曆年間其父買之范尚益者原契失落無存或亦非僞但數十年以來三春浮萍斷梗飄流莫定曾不一過其門滄桑變更不知幾易主人矣今查劉茂之房則徐際泰賣之蕭以蕃以蕃又賣之馬忠忠又退還以蕃而以蕃始受價銀四十兩賣與劉茂徐際泰者三春兄也是自賣已業也假指營兵霸占民房誣矣查張希聖之房典之羅伯卿伯卿買之馬忠而忠以上則年遠而莫可



考也希聖又典與陳商陳商復退還希聖至是三春始  
轉浼孫玉台爲名而業歸已焉無何頗叅戎開當覓房  
希聖以此投獻不無恃勢欺凌之過然而授受分明三  
春控爲霸房亦誣矣至若事外之孫二虎列名於被告  
之後供稱搶契也而漫無証佐亦屬妄牽查律載凡侵  
占他人田宅者田一畝屋一間以下笞五十每田五畝  
屋三間加一等又凡誣告人杖罪者加所誣罪三等徐  
三春合依誣告杖六十加三等杖九十但回想當年軍  
牢猙獰可畏窻戶損屍堪憐無怪乎三春飲泣至今也  
且舖面偏厦在契內者而兩間自蓋之草房逐其兒婦  
而鳩居之不亦甚乎情有可矜恭遇熱審減等發落應  
杖八十查徐三春年近八十應在老幼收贖之列折贖  
銀六分免杖可也其二間草房斷令每間出銀二兩共  
銀四兩給發三春收領至希聖之房交易數主皆係典  
業而希聖之前原主羅伯卿者則實係買業也設伯卿  
不能無言具詞找價得業者償值亦復何言而伯卿削  
髮三十年蕭蕭老頭陀久矣傲屣視之則此房終非絕  
賣焉保其不別構爭端合無令管業于典價七十兩之



外再出銀二十兩以修城樓未完之工造冊報銷從此  
覲覲永絕矣

審覆學道批李氏贅婿詞

看得已故生員丘鍾玉之嗣止生一女招贅生員劉爲  
相爲婿改姓承祧生有四子已二十七年矣此二十七  
年之內爲相夫婦奉養服勞鍾玉夫婦分甘含飴雖云  
門婿其與屬毛離裏者何異且葉榆風俗異姓繼嗣十  
居七八相沿旣久習以爲常而况於婿乎此鍾玉之妻  
李氏因丘民俊之爭繼而有劣衿逆倫打網之控也蒙  
憲批行趙州儒學錄供申詳蒙批丘鍾玉民俊叔祖也  
若欲承祧是不父其父而禰其祖矣劉爲相鍾玉婿也



既改劉而姓丘又屬養子矣均於宗枝有碍着另立丘氏應繼一人以承宗祀至民俊永不許過問仰見憲臺重昭穆慎宗祧至意又經儒學據丘民望等議立丘珣而云侍養祖母復蒙憲駁儒學始報稱丘珣兄弟三人改姓接人宗祀者已去其二若珣又承鍾玉之祧則其親父絕矣等語憲批種種朦混已難逃洞照卑職細加確查丘民俊不父其父而禰其祖憲批極明毋庸再議至丘珣雖係姪輩但兄弟三人盡爲人子斬本枝之祀覬他人之產忍心害理莫此爲甚尤毋庸議者也至儒學詳內云侍養祖母者蓋丘民望等自稱李氏爲祖母而以丘珣侍養文詞牽強糊塗不明其致干憲駁也固宜再查丘姓委無可繼之人與其更張而滋訟端莫若仍以其婿爲相承繼之爲安也李氏老矣桑榆暮景偃僂哀呼左右扶持者俱係爲相之子其視丘珣不啻操戈入室者况珣母同堂兩大竝棲一子二母無怪乎疾之如讐也至丘民俊既非鍾玉之子不當丁鍾玉之憂例應補考是否允協伏乞憲裁批示遵行







職按其具控之詞逐一定訊其一則曰徵麟係抱養之子卽曰抱養而承祧繼嗣入泮生子孀婦在堂已不異所生矣雖博魁等亦自謂理之常有而况究訊其抱之何人則又漫無憑據也據供不忍言又供彼言庶出我故言螟蛉夫嫡庶一父之子也何辱于博魁而竟謂姪孫爲螟蛉以覬覦其產此尚得謂有人心乎其不應之罪一也其二則曰弘祖身故不通家長知會慣惡董似祖自行裝殮乃繩舒報之于前高鄒兩生復請之于繼衰如充耳而曰任其暴露夫叔姪天性也果猶子是念則病當爲之延醫死當與之永訣殮當視其衾殯當視其木何須乎請何須乎請而至再至再矣而且膜外視之此尚得謂有人心乎况似祖胞弟也有弟有妻有子有孫將聽其屍虫出戶而待叔父乎抑不待叔父而殮兄之爲是乎其不應之罪二也其三則曰弘祖瘋疾不許葬於祖塋合家性命爲重及訊其瘋疾有何証據則實得之風聞而杜氏徵麟供係痢疾醫生楊譽望亦復供吐鑿鑿卽令瘋疾果真而律例家禮之所不載蠻獷惡俗可執此說於官乎况生基立有年矣弘祖身列黷



序何罪何愆屏諸祖墳之外尚得謂有人心乎前此以不視殮爲詞近於愛姪今此又誣其瘋疾不令入墳是誠何心卽再魁當堂亦供生基已立多年豈有不令入墳之理是亦良心之偶見者信斯言也具控何爲其不應之罪三也博魁再魁身爲宦裔博魁則稱前朝選拔再魁則現係泮水子衿喪心病狂一至於此尤可異者生員杜傳印博魁子也久繼杜門之嗣是所謂杜門螟蛉也鎖打董似祖於董墳開工之日此何爲者以爲杜也不應干與董事以爲董也與似祖分屬雁行不應以弟鎖兄老張之証具在同惡共濟胡爲乎來哉董博魁董再魁杜傳印均應照不應律重杖據董博魁供係前朝選拔應行該州查明詳奪發落董再魁杜傳印查係趙州生員應行趙州儒學重加懲責以爲衣冠敗類之戒念其先人曾綰百里叨列縉紳姑免詳革以昭憲臺解網之仁可也至杜氏徵麟所訴霸房借銀索銀騙田四事又獨修墓誌一事獨修墓誌獨爲孝子此無庸議而四事內之霸房借銀事在永曆年間亦無庸議至索銀五兩則係弘祖賣田於趙應文應文給博魁等畫字



禮銀其田一坵三畝則係鄒嶧瞻之妻爲徵麟祖姑控  
之趙州該州斷給三畝斷案驗明與供無異亦均無容  
議者也其干連証佐人犯均屬無辜合併省釋除將一  
千人犯暫令趙州州同解役具領押回候詳外是否允  
協伏候憲裁





